

瞿扬众：为留守儿童艰辛再建一个家

文/图 特约记者 章遵奎 通讯员 周易

听说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瞿扬众老师在永顺县城创办了一所特别的托管学校——荣众辅导学校，而且是专门为留守儿童办的。6月18日，记者一行前去采访。

在县城湘潭路一岔路口靠右行100米，便来到荣众辅导学校。说是学校，实际上是一个普通的居家小院落。一楼是孩子们的食堂和洗漱间，碗筷、毛巾、牙刷等生活用品整齐地摆放着。二楼是休息室和学习辅导室，内有课桌、黑板，设施齐全。三楼是寝室，干净整洁。这就是瞿扬众用爱心艰辛地为25名留守儿童再建的一个温馨的家。

(一)

瞿扬众为留守儿童创办这个家的根源要从2003年说起。

当时，他在永顺民族实验学校担任教科室主任，参与了一项“问题儿童教育策略”的课题研究。为此，他广泛征集问题儿童资料，走遍永顺县所有的乡镇，收集了上千名“问题学生”资料。他在调查中发现，问题儿童中，主力军已经不再是“单亲家庭”，80%以上都来自“留守儿童”。这些孩子的父母都不在身边，监护和教育的责任一般都由爷爷奶奶或者其他亲友照管。学校里最难管的总是这群留守儿童，他们不做作业，逃学，放学回家更是放任不羁，夜深人静，在街上三五成群闲逛、进网吧、打架等。

这些孩子太需要帮助了，回到学校后，他重新修订自己的研究方案，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纳入了课题研究范围。在学校成立了心理辅导室，并专门向省教科院申请立项，积极开展“问题儿童”的心理研究，取得了卓著成效。瞿扬众撰写的论文《增强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效性》发表在《湖南科技导报》上，《优化心理、规范行为、培养品质德育实践》课题获得2004年湖南省基础教育课题评比三等奖，是我州第一个获得省级奖励的心理健康教育研究课题。为此，他于2005年被破格晋升为中学高

级教师职称，成为当时全州最年轻的中学高级教师之一。

瞿扬众并没有就此满足，他想为这些留守儿童多尽一分力。他自费走出湘西，到广东、浙江等发达地区考察，发现办寄宿制学校是解决留守儿童的最好办法。但凭自己的经济实力办寄宿制学校实在是不现实，于是他决定先办一所辅导学校。为了开办这所辅导学校，他倾其所有拿出家里全部的积蓄，还负有外债。

很多人不理解，劝他说：“你堂堂重点学校教师，职称那么高，不是缺钱用的，干嘛干这个？”他笑笑回答：“如果是仅仅为了钱，我确实不会做这个。”

(二)

采访时，正好碰上这群孩子的放学时间，院子里显得非常热闹。25名留守儿童分别在老师的带领下从县城一小、二小、州实小回到这里。他们放好书包，洗手，吃饭，然后洗澡，做作业，秩序井然，忙而不乱。老师们分别在自己的岗位上照顾他们，有的帮助打饭菜，有的负责指导洗澡，有的辅导作业……老师们都满怀笑意，学生也是一脸轻松。的确，这25名留守儿童共同生活在一个温馨的家里。

荣众辅导学校正式成立于今年2月，现有老师4名，全托学生25名。一对父母带一个孩子都不容易，要建一个数十名孩子组成的大家庭就更不容易了。吃住、教育、生护理理等，这里的老师就像父母，包揽了孩子们成长中最复杂和琐碎的细节。

早上，给孩子准备早餐，然后送孩子上学；中午，又接孩子回来吃午饭、睡觉，然后再送孩子上学；晚上，放学接孩子回来，吃晚饭，辅导作业，然后组织孩子睡觉。按说学生上学后，应该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但是不能，孩子小，做饭、洗衣服也还要老师代劳。晚上学生入睡了，也不能休息，孩子小，离家远，需要大人的陪伴，老师们还要值夜班，在寝室里通宵轮流守护孩子。

最困难的还是学生生病。因为父母都不在身边，喂药、送孩子上医院的责任就都是老师的。有个孩子有尿床的顽疾，为此到过长沙、广东等许多著名的大医院就诊，都没有办法，因为父母都要外出浙江打工，只好把孩子托付在这里。尽管每天晚上半夜12点都有老师叫她上厕所，但还是免不了常常尿床，她的被子差不多是一天一洗。老师们从不抱怨，为解决她的尿床问题，给她买来尿不湿，到民间找治



瞿扬众给“留守儿童”辅导作业。

尿疾的偏方。现在，孩子的脸红润了许多，什么时候都穿得干干净净的，一点也不像有病的样子。

玉珍同学运动时，不慎扭伤了脚，医生诊断为骨折，必须打石膏，不能动。瞿扬众就天天用摩托车送她上学，下午再接她回来，女教师则每天帮助她洗头、洗澡、扎头发，送她上厕所，两个月没有间断。刘小明同学，因为手受伤，需要住院治疗，为了不耽误她的功课，瞿扬众安排了教师轮流在病房里上课。县中医院的病友和医务人员都很感动。

(三)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了教育也就没有了爱。瞿扬众将自己的教育思想总结为“爱”的教育。教会孩子爱父母。很多孩子在老师面前规规矩矩，但一见到父母就撒娇。他用座谈会的形式，和学生谈自己的父母，谈父母的艰辛，谈父母给自己的付出，然后要求学生用自己的方式回报父母。如妇女节、母亲节，给妈妈打一个电话，写一封慰问信等。清明节、儿童节在父母身边时，为父母做力所能及的家务等。很多远在外地的父母听着孩子体贴的话，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孙勇同学的妈妈告诉记者说：“长这么大，‘六一’儿童节那天，他竟然第一次主动帮我扫地，我真的很感动。”家长们都深有体会，这些孩子自从到荣众辅导学校之后，回到家里都简直变了一副模样，懂事了许多。

许多学生刚进荣众时，吵架的事时有

发生。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团结协作精神，瞿扬众积极组织孩子开展一些体育活动。每到周末，都要用半天的时间带孩子搞集体活动，如到文化广场做游戏、跳绳、滑冰等，如果天气好，还会带同学野炊、郊游。今年的“六一”儿童节这一天，老师们带着二十几个孩子，爬上了海拔1000多米的高峰坡。在活动中，小同学背包背不动了，大同学帮忙，学生在磨砺中学会了协作，学会了坚强。

就在6月13日，有一名学生放在床铺上的50元钱不见了。为此，瞿扬众给孩子们上了一堂自尊自爱教育课，当天下午，钱就偷偷放了回来。另一位同学，也主动承认在学校里拿了别人的手机，当瞿扬众将手机交还给班主任时，学校里的老师既惊讶又感动。

来到荣众，孩子们不仅懂得了自尊自爱，而且也爱上了学习。一名叫上游的同学，以前是爷爷看管，不做作业，自从来到荣众之后，语文数学成绩都有了明显提高，英语还考了98分。说到瞿老师，孩子们都一脸的幸福。

孩子们开心，家长也就放心了。石堤镇的姜澜同学的父母深有感触地说：“如果瞿老师早办这个学校就好了。我的孩子就不会荒废那几年了。”来自永茂镇的海龙妈妈从广东捎来一钵苦笋，信任地说：“瞿老师，非常感谢您对我孩子的精心照顾。孩子放暑假了，不要让他回乡下去，也不要来广东，就留在你那里。”



瞿扬众和“留守儿童”在一起。

没有人相信我会杀人，都说：“他哪会杀人？人家杀他还差不多。”可我的确被关进了留置室。这下就不是人了，得在前面加两个字，叫做嫌疑人。

称呼一麻烦，事情也就麻烦了，虽说没有严刑拷打，严厉审问还是逃不脱的。在一种常见的场合，刑警队长说：“上级限期破案，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给你的时间也不多了，现场就只留下你的手机，只要你交出下家就可回去了，不然就对不起。”

我就努力回忆这台该死的手机到底卖给了谁？可脑子一片空白，因为我是在柜台上的，七八年来也不知卖了多少台手机，谁还能记得一位买二手手机的顾客呢？没法！从晚上8点一直想到凌晨两点，还是想不出。

刑警甲火了，大吼：“卖给谁，讲出来，很简单的事，你就不配合。算了，先关到后面去。”

我就站起被押进留置室。这是一个两米见方的小房，

有怨无悔

闵光军

一进铁门是依墙而砌的曲尺形水泥台子，宽一尺，高两尺，上面铺着发霉的破麻袋；旁边是微型茅房。

不用讲，在这里是没法入睡的，等不起天亮出去接受审问。

这时，墙上那吊钟显得格外慢，就像滴水样，半天才滴一滴。

也不知过了多久，外面有了开门声，心中大喜，以为天亮了，可等人走近，才知道是刑警们办案归来，一边上楼一边说：“都3点钟了，今天是又晒不成了。”

这下，我倒死心了，解下背心一边赶蚊子一边耐心等待。

心一静，夜也就很静了，街灯从门缝静静照进来，成为窗前明月光的样子，心里就难免“身

在异房成异客，谁人此刻不思亲？”一下子，亲朋好友的面目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闪现，闪着闪着，我一个激灵，大喜过望，不是他是谁？

8点钟，队长隔着铁门抄写了我讲的下家。我则在心里松了口气，等着他开门。可他将本子一合说：“没办法，一旦执行就得满48小时，我们也是按程序办。”

这下，我是真气了，大喊：“你们怎么能这样？我又不是罪犯！也不是故意知情不报，是刚才想到的。”可没人理会，刑警们忙着出发了。

不用细说，杀人犯已被锁定，只等抓捕。

又到凌晨两点，我的执行时

间终于到了。队长放我时说：“你可以回去了。不要怨我们。可以讲，我们不管这事就没人来理这些事了。”这就算是解释了。

我回到家匆匆洗漱了一下，头发还未擦完就睡着了，毕竟两天两夜没合眼了。回家的感觉真好。

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设宴感谢营救我的领导、同事和亲朋好友。席间，大家听了，异口同声说要上告。我说这是肯定的，交待实情了还要关……

第二天，我带上万言状纸去找行家修改，一下车就听到有个女人呼救：“抢救啦！”可满街青壮皆观众，只有那曾经吼过我的刑警甲冲出来去追抢犯，让我醒悟这不是在拍戏。



“边城杯”走近警察征文

我没有追随，毕竟心力体力都没恢复，所能做的就是走上返家的汽车。

余下的问题就是向大家解释，尤其是我妹，她是上告呼声最高的。

谁料，小妹自己改变了主意。她讲在一个婚宴上碰巧与那关我的刑警队长同桌，就故意数落他说：“你们除了会抓老实人请功外还会什么？”队长不解，问：“有什么根据？说话可要负责啊！”小妹答：“当然！你们上周关那卖手机的就是我亲哥。”队长无言，饭也不吃就默默走了。

主人急迫去询问，解劝。队长答：“我不是在意她的话。我只是突然为同事难过，因为刚刚不久，我的一个同事在抓抢劫犯时殉职。你们有委屈还可上诉，而我们无怨无悔，有怨也无悔。”

主人没有挽留住队长，只将他的话带了回来。小妹一听，当即就打消了上告的念头。

如此看来，不必解释，大家自会明白，鱼水情谊重，有怨也无悔。